

臺中清水社口尾遺址發掘簡報與考古新發現

李作婷 *

摘要

清水社口尾遺址，是一處位在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平原上的考古遺址，文化類型上和清水中社一樣，都屬於番仔園文化。遺址位置在原空軍眷村銀聯二村內，民國 103 年因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的眷村綠美化開發計畫的開挖，隱藏在地下的遺址也出現在世人眼前。社口尾遺址的範圍，以銀聯二村為主，和北側的市定清水中社遺址之間，雖然相隔清水國中、建國國小、港區藝術中心等將近 600 公尺範圍，但根據清水中社遺址在民國 98 年、民國 101 年的發掘調查報告，以及 112 年建國國小的調查結果來看，本次調查的社口尾遺址無疑是屬於清水中社遺址生活領域的延伸。108 年因台電公司預計在社口尾遺址西南角的 939 地號上蓋設大樓，委託本館進行搶救發掘調查，我們才第一次有機會深入了解這個遺址的內涵。

本次調查成果當中，出土了從史前鐵器時代、日治到眷村時期的三個文化層，共計獲得上萬件考古遺物。以鐵器時代文化層保存最好，日治時期以後層位則多被剷除或擾亂。這裡出土的鐵器時代文化，也就是番仔園文化，定年資料上來看，屬於番仔園文化中期，距今約 1350-1700 年前。灰坑內發現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很多骨器和碎片，以及浮選出了碳化稻米與小米。從出土的陶器類型當中，觀察到和營埔文化間可能有文化承續關係，例如敞口垂腹罐、高領斂唇罐等營埔文化典型的器類，延續在此出土，僅器形略有變化。另外，墓葬方面，有不同於過去典型番仔園文化以俯身葬為主，這裡除了發現成人墓葬葬姿幾乎都是側身微屈下肢的姿態，甚至人骨下方常伴隨一個堆積陶罐碎片和石塊的灰坑，疑似是陪葬坑。另一個特徵是，此處出土幼兒、兒童墓葬比例偏高，且有陪葬琉璃珠飾的習慣。其中幼兒骨骼X光攝影、3D斷層掃描，也觀察到肢骨端有生長停滯線出現，或可

*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助理研究員。tsuoting46@nmns.edu.tw

做為推測其死亡原因的線索。另外，此處大量出現的破裂獸骨、磨石，和深具特色的骨角器，也是這個遺址內，存在骨角器加工的證據。

最後，為了瞭解社口尾遺址和清水中社遺址的關係，透過年代和層位的討論，推論出清水平原上的史前人群，可能自距今 450-2700 年前就已經生活在此，並且隨著陸相環境的發展，在平原上形成不同時期的聚落遺留。例如距今 2000 年前以來，原本在清水中社遺址的清水眷村地點生活的人群，隨著水環境持續擴張，聚落曾往東移到社口尾遺址一帶，而 1400 年前以後，由於陸相沉積逐漸往西邊形成，人群也隨之回到清水中社遺址的鎮政路地點生活。直到更晚期，人群足跡更是遍及更內陸、更東邊的社口村附近。這樣的人類活動足跡移動，也間接說明了清水中社和社口尾二處遺址間的發展關係。

社口尾遺址作為廣義清水中社遺址的一個環節，是我們認識清水平原史前文化變遷，番仔園文化發展的重要資料。

關鍵字：番仔園文化、番仔園類型、墓葬、骨器、清水中社遺址

一、前言

清水社口尾遺址，是一處位在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平原上的考古遺址，方格座標 24.268297, 120.563141。遺址位在原空軍眷村銀聯二村內，民國 103 年，由於銀聯二村拆除改建公園時，施工中所發現的。目前已經知道，遺址範圍西側緊鄰清水國中，東側、北側鄰接鰲峰一街和建國路，南邊是鰲峰路。由於遺址往西北行約 500 公尺，就是有名的清水中社遺址(圖 1)。社口尾遺址正是在過去調查中所指的「中社遺址的廣義範圍」內，和中社遺址的發展，關係密切。

108 年因台電公司預計在社口尾遺址西南角的 939 地號上蓋設大樓，委託本館進行搶救發掘調查(參見圖 1)。該次調查持續了將近一年，到 109 年初完成。發掘出土了上萬件考古遺物，遺址年代約在距今 1300-1600 年前間，屬於番仔園文化中期。根據調查結果推測，社口尾遺址可能是清水中社遺址人群順應水環境變遷，往內陸遷移暫居的一個地點。標本整理當中，更發現到社口尾遺址幼兒早夭的線索，也發現番仔園文化和營埔文化的關聯。這些特殊的遺物與現象，是我們深入認識番仔園文化的重要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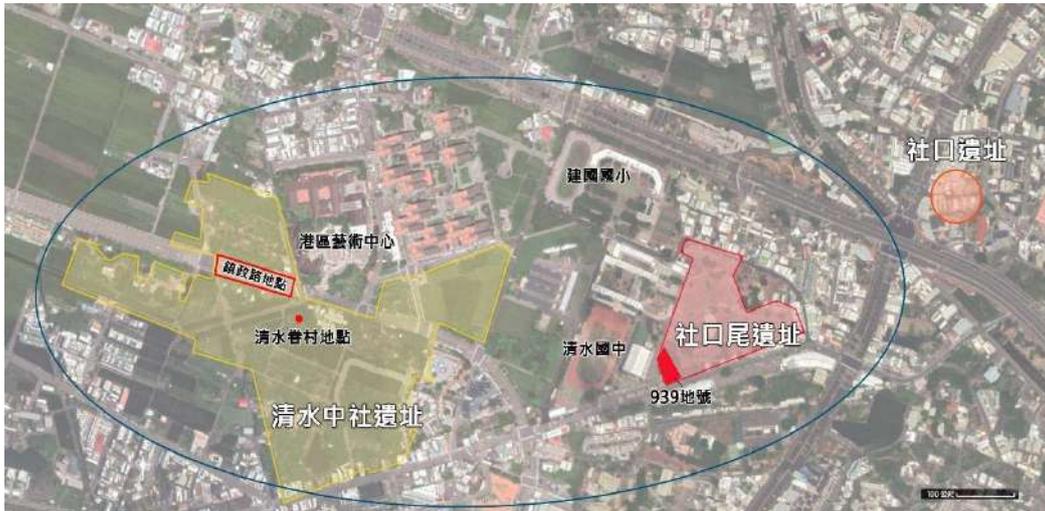


圖 1 社口尾遺址(本次調查 939 地號位置)、清水中社遺址、社口遺址的相對位置。藍色圈為「清水中社遺址廣義範圍」(劉益昌、黃正璋 2008)。

二、遺址的地理與人文環境

社口尾遺址位在西海岸三大地形之一的清水隆起海岸平原上，此地形面頗為新鮮，屬於幼年海岸平原之初期（林朝棨 1957）。清水隆起海岸平原，分布於大甲溪新沖積扇與大肚溪之間，長約 11 公里，寬平均 4.5 公里。此海岸平原形成較晚，約為近一萬年以來的堆積，平原坡度甚小，位居東緣的清水市區海拔僅 10 公尺，地層主要由粗砂、細砂、黏土及少許細礫所構成，表面覆以甚薄的表土層（黃朝恩 1989）。平原東側的大肚台地，分為紅土台地堆積和高位河階。紅土台地堆積是形成於中更新世林口期的古海岸平原，高位河階面則形成於上更新世中壠期的大甲溪古流路，例如清泉崗機場一帶的階地面，可能為前一期的大甲溪侵蝕沖積而成（何信昌、陳勉銘 2000、清水區公所 2013）。大肚山北段山腳下到海岸一帶為全新世沖積層，是第四紀全新世河川侵蝕岩層後將礫石、砂、黏土帶往海洋途中，逐漸形成的沖積扇，越往麓山帶礫石層越厚（陳瑤塘 1998）。清水平原上較大的河川有大甲溪和清水溪，其餘多為短溪或人工排水、溝渠。

清水區舊稱為「牛罵頭」，來自本地平埔族拍瀑拉(Papora)族牛罵社(gomach)的譯名，日治期間，因當地有清澈的湧泉，而得名「清水」。清水區一帶最有名的遺址，是位在大肚台地西坡鰲峰山上的清水牛罵頭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牛罵頭文化。山腳下到沖積平原上，主要分布番仔園文化遺址；其中以清水中社遺址最為著名，下層文化年代距今約 2300 年前，屬於較早期的番仔園文化。清水中社遺址位在社口尾遺址西北邊，該遺址最早在民國 86 年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進行過試掘，當時也在此遺址舉辦了考古人才培訓課程（何傳坤、劉克竑 1998）。民國 97 年劉益昌、黃正璋執行的「清水中社遺址人文內涵與區域發展關係調查研究計畫」，曾指出中社遺址範圍內，可能擴及東側高架橋下的社口遺址一帶（劉益昌、黃正璋 2008）。如此一說，也算是為今日社口尾遺址的發現埋下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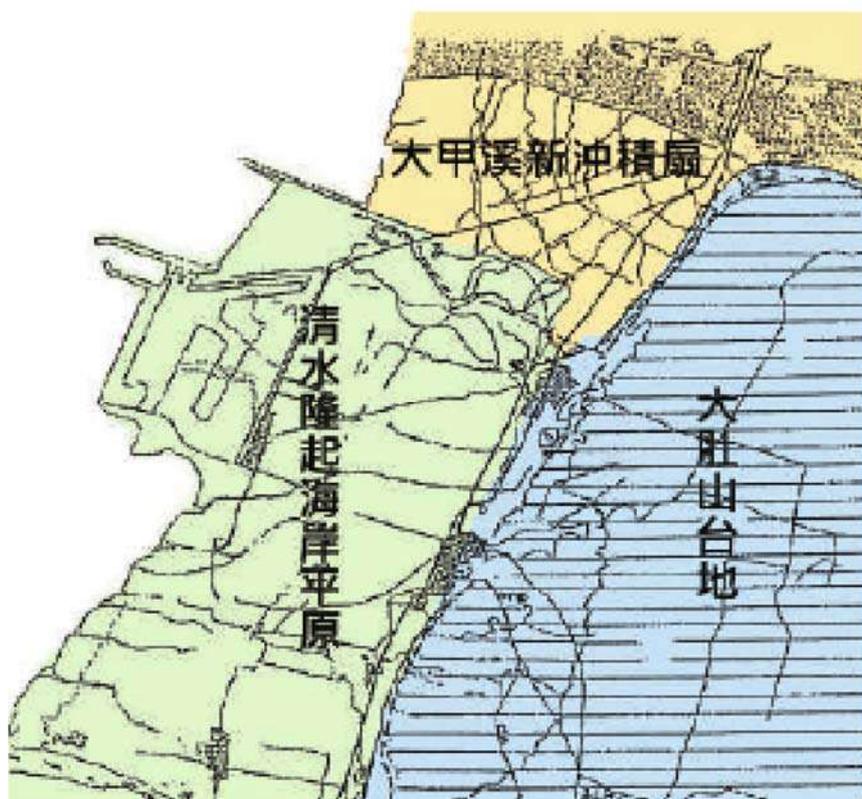


圖 2 清水區的三大地形區，（引自重修清水鎮志，圖 1-1-5）

三、遺址發現與經過

社口尾遺址在 103 年發現，當時為了活化眷村，國防部將舊空軍眷村-銀聯二村基地託管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由其規劃為綠地公園，啟動了長達兩年的綠美化開發計畫。

銀聯二村是一處有 50 年歷史的老眷村，居民在民國 96 年以後就因政府的眷村改建計畫逐漸遷移離開，舊建築也在 100 年以後逐步拆除。民國 103 年，臺中市建設局規劃了綠美化案，欲將眷村重新設計成一座綠地公園。然而，該工程開工不久，即遭地方文史工作者通報「發現大量考古遺物出土」。因此由主管機關臺中市文資處，偕同考古專家現勘後，決議應先進行試掘。該次調查案委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執行，共計發掘了 5 個 2 公尺 X 2 公尺考古探坑，其中有 2 個探坑都遭遇回填建材的擾亂堆積。另外 3 個探坑，北側的探坑沒有發現文化層，南側和西北側的 2 個探坑，在移除上層的眷村房舍地基後，下層都還

有保存完整的史前文化層，並且出土灰坑，深度甚至達地表下 250 公分。現場並且採集到零散的人骨，懷疑有史前墓葬。據此，最終建議應列為疑似考古遺址管理（李作婷 2015）。104 年的試掘調查成果，確定了銀聯二村基地範圍確實為一處考古遺址，並依據 1/25000 地圖上的小地名，定名為清水「社口尾遺址」，屬於番仔園文化。當時因為建設局的工程規劃屬於地表 1 公尺內的整地與道路鋪設，因此試掘後建議配合考古監看進行施工。

104 年底社口尾遺址上的銀聯二村綠美化工程正式動工，委由本館繼續執行工程考古監看。該次計畫，有賴當地資深的文史工作者蔡文能女士等人積極協助監看，使得綠地公園的開發工程和遺址保存間的小摩擦，最終得以安然落幕。維持到了民國 107 年，本館再度接獲社口尾遺址範圍內有開發工程的消息，台灣電力公司所屬的清水區銀聯段第 939 地號，規畫要興建台電辦事處大樓，而那塊地就在遺址的西南角(圖 3)。

108 年針對該地號的考古搶救計畫啟動，1 月進場發掘到 109 年 1 月完成現場工作，合計搶救發掘 46 個 4X4 平方公尺的探坑。最上層出土眷村建築的遺構地基，下層有部分日治時期殘留的礫石結構、陶水管水溝，之後間隔約 10-15 公分耕土層之後，出土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的文化層，距離地表下約 100-120 公分，文化層堆積厚度 50-150 公分厚，遺物內容十分豐富（李作婷 2020）。



圖 3 紅色框起處為本次 108 年搶救計畫範圍 939 地號位置

四、遺址的層位

發掘後所見的地下土層堆積狀況說明如下(圖 4):

1. 地表土層(距地表0-5公分)

黑褐色到淺褐色土壤，公園整地覆土為主。摻雜水泥、磚塊、現代垃圾，以及被擾亂的史前遺物。少數地點有建材廢料回填坑擾亂達地下 300 公分。

2. 眷村時期文化層(距地表下5-45公分)

黃褐色砂壤土層，眷村建築結構的遺留。出土有磁磚地板、礫石地面、水泥紅磚地基、水泥結構物、近代遺物等。

3. 日治時期文化層(距地表下45-75公分)

淡褐色砂壤土層，出土日治時期結構物，有相連的陶水管及水泥礫石結構水溝，也出土少量日治陶瓷碎片，常被眷村遺構打破或再利用結構。

4. 耕土或田隔土層(距地表下75-85公分)

黑色的砂壤土，出土遺物少，有少量史前碎陶片及青花瓷、硬陶等，無摻雜現代遺物，推測是晚清或日治的堆積。本層在各坑出現深度相當一致，堆積狀況十分平整，幾乎無高低起伏，推測可能在日治初期有遭遇過整地，地表被一次性的推平。且由於本層下方在部分地區已直接壓疊在文化層灰坑開口上，換言之，本層形成時，極有可能已將史前文化層上部削除或擾亂了。

5. 番仔園文化層(距地表下85-135公分)

淡黃色、暗褐色漸轉深褐色砂壤土層，全層都帶有鐵鏽色斑點，越往下，土色鐵鏽色斑點越密集。本層出土陶罐殘件、獸骨、石核、石片、石器等遺物，灰坑和墓葬、火塘等現象；灰坑常常打破至生土層，有時深達 200 公分。

6. 生土層(距標準點下135-245公分)

包括黃砂土層、灰褐色砂土層、橘色雜灰黏土層到灰色砂黏土層，無摻雜物，極少數灰坑會打破至最底的灰色黏土層。非雨季時，大約發掘至生土層才開始冒出地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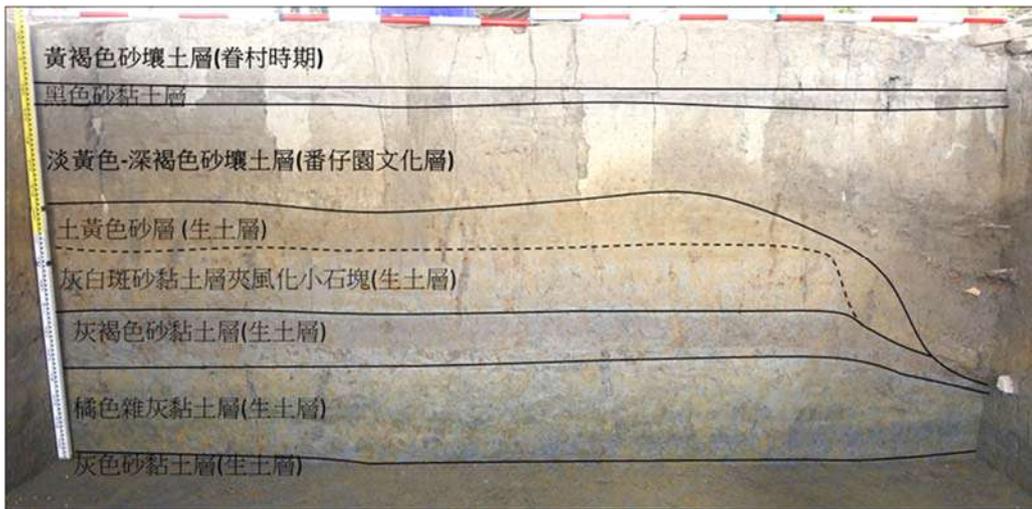


圖 4 以P0 南牆為例，可清楚看到眷村時期以下的各個層位。

五、出土現象與遺物

這次的搶救發掘，從史前文化層中出土了 2 萬多件陶質標本，4 百多件石質標本，骨器、琉璃珠、硬陶、盜器，生態遺留，包括獸骨、貝殼、植物種子等。遺骸 13 具，灰坑現象 34 個。坑位及現象分布圖如圖 5。

(一)眷村時期遺構現象與遺物

出土在P35、P36、P45、P46 探坑，範圍大約有南北長 7 公尺，東西長 5.5 公尺。殘留的結構看起來是有至少四個隔間，南、北各兩個隔間，之間是用礫石堆砌地基，上築紅磚，再以水泥覆面。隔間內有一個方形的水泥結構，疑似是化糞池(圖 6)。其右側有一小片小礫石排列的鋪石地面，殘留範圍約 1X1.5 平方公尺。這類鋪石地面在牛罵頭文化園區內也有出土，被認為是國民政府時期軍隊駐紮時所造地面。推測本區發現的鋪石地面，應該也是眷村時期所鋪設。牆基一側，有一排礫石結構鋪底的陶水管，殘留三個套接的陶水管。其西側直接被紅磚排列牆基截斷，因此推測水管是早於眷村房舍的遺留。被保留下的這段陶水管結構，可能是日治時期的結構物被眷村建築轉用如門檻之類(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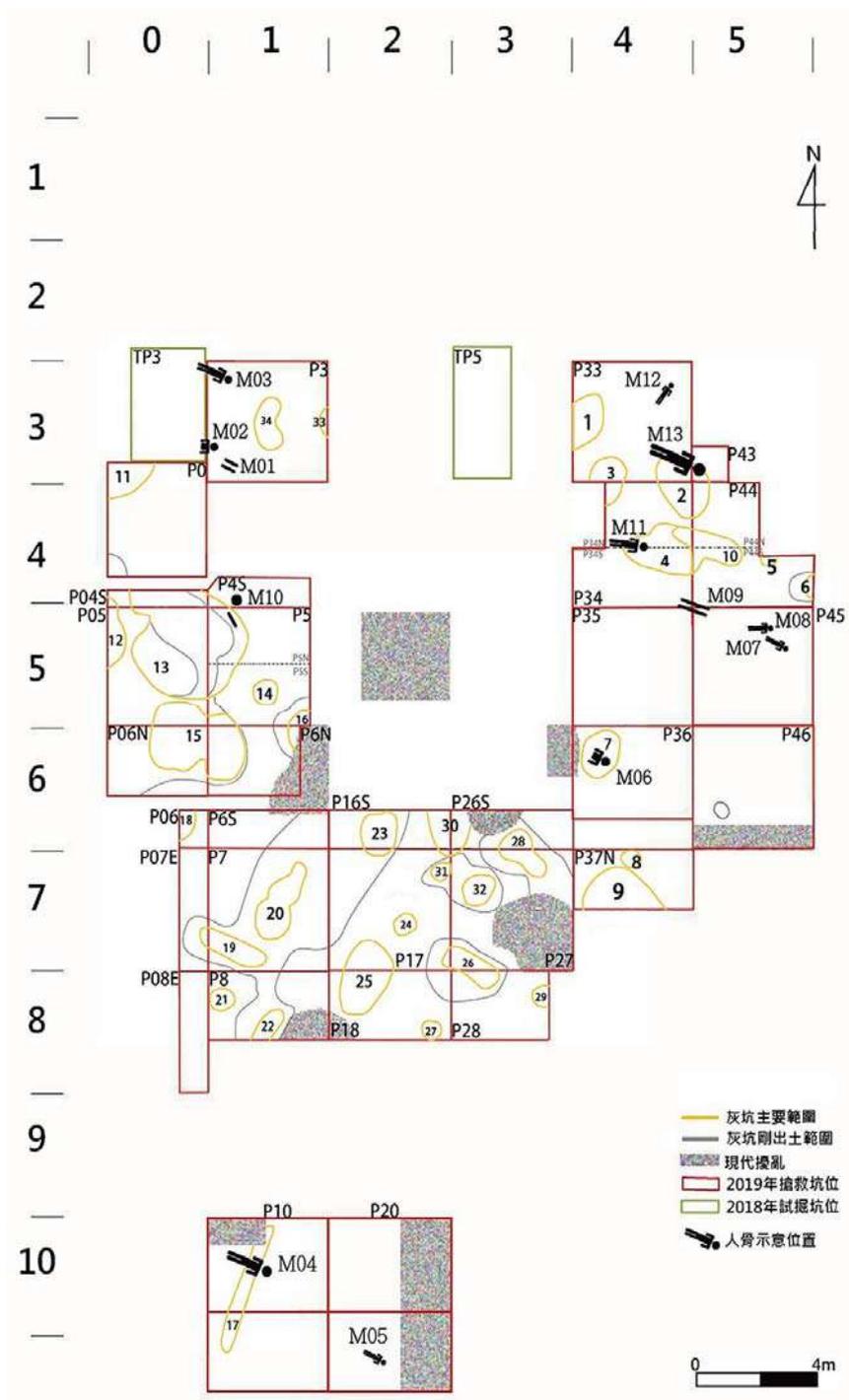


圖 5 坑位及現象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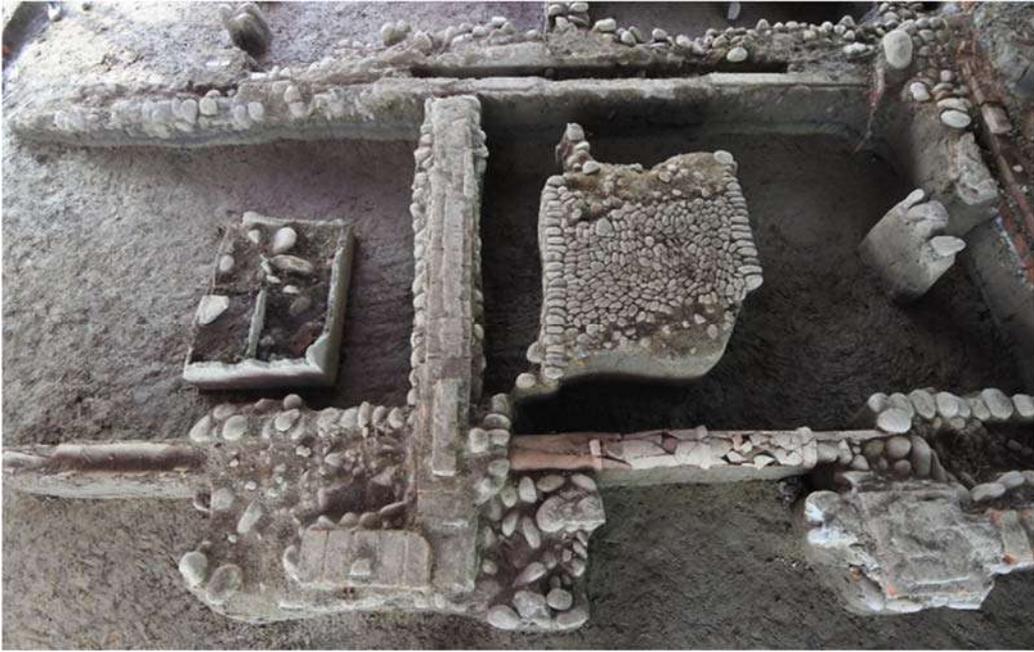


圖 6 眷村時期的水泥紅磚地基結構、化糞池(左上)，與殘留的鋪石地面(右上)和轉用的陶水管(右下)



圖 7 牆基處套接的陶水管結構

(二)日治時期遺構現象與遺物

P37 探坑出土一小段日治時期礫石結構的陶水管排水溝及部分鋪面。礫石溝道由大小約 15 公分的圓礫石左右堆疊而成(圖 8)。溝道內面鋪薄層水泥，底下也鋪設礫石，陶水管放置其上，溝道一側較低處，直接作成礫石鋪面，上無水管，可能是排水處。除陶水管外，日治時期層位也零星出土瓷器、瓷偶等遺物(圖 9、圖 10)。



圖 8 礫石水溝、排水礫石鋪面(左)及殘留陶水管(右)



圖 9 水手服小玩偶，白瓷。頭部殘斷，殘高 3.6 公分、長 1.5 公分，寬 1.4 公分、重 7.4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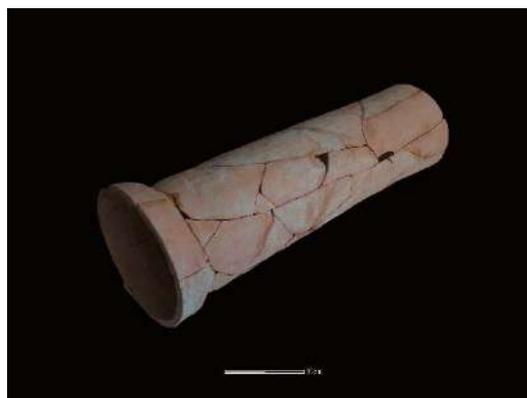


圖 10 陶水管，空心管狀，一端為廣口型。紅磚質，磚土內夾雜稻殼屑。長 54.5 公分，管內徑 15.5 公分，管壁厚 1 公分，廣口端的最寬口徑為 20 公分。

(三)清領時期遺物

出土瓷器殘片 150 件，2 件燧石質打火石。瓷片以容器類為主，碗或盤，紋飾為花草、條紋、梵文、八寶圖、點狀紋等。無出土遺構或現象。

(四)番仔園文化現象與遺物

1. 灰坑現象

文化層當中出土許多基本上呈「U」或「V」形的袋狀堆積，土色偏深，呈現深褐色到灰黑色、黑色，出土遺物量多，有的會有夾雜許多炭屑、紅燒土，統稱為「灰坑」。其平面形狀多樣，有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堆積厚度從 80 公分到 150 公分。這些不同形狀的灰坑，應是有不同的功能，且脈絡多元，目前並無法全數分類出來。初步根據各灰坑中堆積狀況、遺物等，區分出三種類型灰坑：火塘型

灰坑、儲藏型灰坑，以及陪葬型灰坑。

(1)火塘型灰坑

此類灰坑外圈散落數塊打剝過的石塊，底層堆積為磚紅色紅燒土，其上層通常會有一層黑色碳化物密集的土層，推測是曾經覆蓋植物性燃材後燒灼加熱。例如 26 號灰坑(圖 11)，平面外型近長方形，灰坑外圍環繞著多塊石核，可能就是火塘周圍的堆石。



圖 10 火塘型灰坑(編號 26)

(2)儲藏型灰坑

24 號探坑出土 1 個平面近正圓形的灰坑(圖 12)，坑底放置數個廣口圓底罐，呈環狀排列，其中也有紅色拍印陶鉢。探坑中篩洗出許多植物種子稻米、粟、細小魚骨、獸骨。



圖 12 儲藏型灰坑(編號 24)

(3)陪葬型灰坑

主要出土在成人墓葬下方，墓葬M04、M06、M11、M13 都有。堆積中主要是陶罐碎片，少數石片器、石核。尚未完全了解陪葬灰坑中器物種類和器形組合，但是成人個體墓葬下方都壓疊著一個灰坑，是這裡很特殊的現象。例如墓葬M13(圖 13)，人骨下層壓疊一個灰坑，其中有許多破碎陶罐和石核，人骨甚至有部分崩落至灰坑中。



圖 13 陪葬型灰坑(編號 2)

2. 墓葬現象

共出土 13 具人骨，有 7 具成人，6 具兒童和幼兒，通常未成年個體附近 1-1.5 公尺距離內就會出土 1 具成人個體。

綜合來說，墓葬現象未見明顯壙穴，人骨頭向東南，腳朝西北方向，是清水區番仔園文化普遍的墓葬朝向。葬姿方面，成人個體的墓葬則有俯身直下肢、仰身直下肢、側俯臥曲下肢(圖 14)等。上臂多為曲起，雙掌置於鎖骨位置，或交握置於胸前，或伸直交疊置於下腹部(圖 15)。未見一般番仔園文化墓葬的俯身直肢且雙臂交疊後背的葬姿。未成年個體則多呈側身下肢微曲，上肢交疊置於下腹部的姿勢(圖 16)。



圖 14 M04 成人墓葬，側俯臥曲下肢，腳邊有一陪葬陶罐



圖 15-1 M11 仰身曲上肢，掌部在鎖骨處



圖 15-2 M06 俯身曲上肢，掌部交握置於胸前。



圖 15-3 M06 交握的掌部。



圖 16-1 M07、M08 兩具相鄰之幼兒墓葬



圖 16-2 M12 幼兒墓葬

陪葬品方面，成年個體常見在腳邊放置一個陶罐(參見圖 14)，以及人骨下方壓疊一個堆積了陶片和石核的陪葬灰坑(參見圖 13)。未成年個體則在胸口、下顎、耳側處常發現湖綠色的小顆琉璃珠散落，疑似是頸飾或耳飾(圖 17)。

此處幼兒墓葬較多的現象，很具特徵。透過對其肢骨的 3D 斷層掃描結果，觀察到肱骨端有稱為「Harris Lines」(HLs)的生長停滯線出現，例如M07(圖 18)。這個特徵或許和幼兒早夭有關。



圖 17 琉璃珠出土在下顎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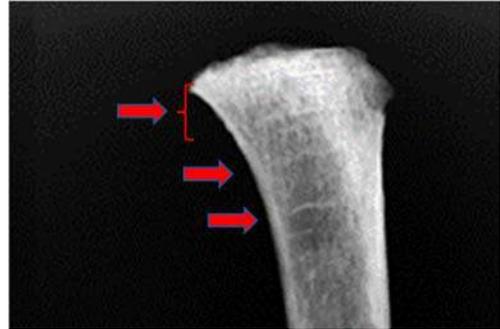


圖 18 X光攝影所見肱骨端的HLs

3. 文化遺物

出土陶質標本 21094 件，石質標本 438 件，骨器 23 件，疑似鐵器 1 件，生態遺留標本有豬、鹿、狗骨、魚類等骨頭，以及稻米、粟、豆類等碳化種子。

(1) 陶器

共出土陶片 2 萬多件，以陶容器的殘片最多，另外有陶紡輪、陶環、陶珠等。陶器以褐色夾砂為主流，少數黑色、橙紅色者；並且越下層黑色陶出現比例越高，紅色陶趨少。陶胎多為灰黑到黑，器內壁顏色常見灰黑、灰褐、淡褐色等。

表 1 陶器類型之陶色統計表

類型/陶色	灰黑	紅	黑	褐	總計(件數)
陶鉢		10	5	33	48
陶蓋			2	21	23
罐形器	35	131	190	1449	1805
總計	432	1085	2500	12087	16147

*碎片不計

陶容器殘件根據口緣形式，區分出有罐形器 1805 件、鉢形器 48 件和陶蓋（包含蓋紐）23 件(表 1)，無法判定器型的陶容器腹片有 19207 件。夾砂陶器由於器表塗佈一層褐色細泥陶衣，脫落後才會露出明顯的夾砂陶胎。罐形器以廣口圓腹敞口罐最多，口徑在 13-15 公分左右(圖 19)，也有的口徑大於 20 公分以上者，多為高領類型(參見圖 35，右)。另外，敞口撇唇垂腹罐(圖 20)和小口折腹罐(圖 21)也深具特色。罐形器皆為圓底，器身都以無紋為主，極少數有篋劃暗紋，或頸折處有

突帶紋、壓印直條暗紋等。

鉢形器方面，除了灰黑色的直腹敞口鉢之外，有一種球腹斂口鉢，很具特色(圖 22)。球腹鉢以橙色為主，唇形內斂且向內突出，陶質夾粗砂，陶片厚度大。器身佈滿拍印紋飾，羽狀紋和籃紋為主。



圖 19 廣口圓腹敞口罐，灰黑色，器身有氣泡狀突起，疑似燒製失敗品



圖 20 敞口垂腹罐，黑褐色



圖 21 折腹罐，褐色，束頸，小口



圖 22 球腹鉢，橙色，有拍印羽狀紋

陶蓋有碗形和覆碗形，碗形蓋以直腹敞口為主，蓋紐多為半月板狀中間穿一小孔(圖 23)。覆碗形陶蓋以短柱狀把為主，器身呈淺覆碗狀(圖 24)。



圖 23 碗形陶蓋，紐狀把



圖 24 覆碗形陶蓋，柱狀把

(2) 石器

鐵器時代遺址的刃狀石器出土都較少，馬鞍形石刀、磨製石鏃、打製石斧等共出土 27 件，刃部有使用痕的石片器 40 件。無刃石器有石錘 8 件、石砧 9 件。

(3) 骨角牙器

較之石器而言，鐵器時代的骨角器樣式更多，且深具特色，以漁獵、裝飾等功能為主。出土有魚卡子形骨器、針或簪狀器、骨箭鏃、鑿形器、尺骨尖器、骨珠，和許多功能不明的細長尖狀器。用鹿或豬骨、鹿角、魚椎骨等，裂解後打磨或穿孔製成。

這裡出土的魚卡子形骨器，鹿角磨製而成，細長的器身約有 4-9 公分，以 6-7 公者為多，徑寬 0.5-1 公分。不像南科或鵝鑾鼻遺址出土的魚卡子，小缺刻會在器身中間。這裡型態上的特殊之處，以一端扁平，一端圓厚為特徵，且出現缺刻的位置通常在扁平端的背面(圖 25)。針對這類魚卡子，推測是，功能上類似連結式魚鉤的用法(圖 26，左)。也因此，此處的綁繩缺刻出現在扁平端的背面，而非雙鉤式魚卡子(gorge hook)綁繩缺刻在中間(圖 26，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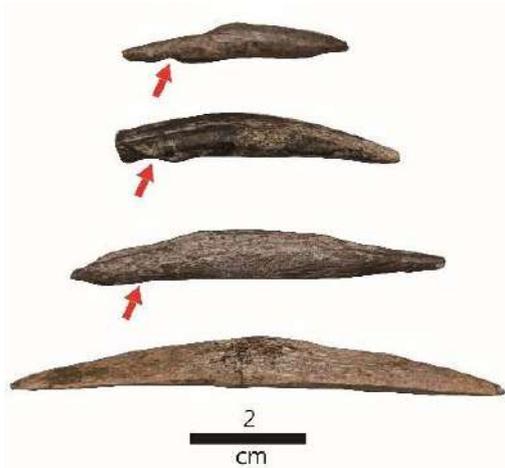


圖 25 魚卡子形骨器，扁平端的底面，可見一處小凹缺



修改自大竹憲治1989

修改自臺史博線上博物館

圖 26 (左)連結式魚鉤推測綁法，(右)雙鉤式魚鉤推測綁法

另外，有 1 件骨箭鏃，一面平坦，一面有稜，斷面呈三角形(圖 26，左一)。近尾端有對稱的兩個小孔，孔徑 0.34 公分，器長 6.4 公分，寬 2.3 公分，厚度 1.1 公分，8.6 克。由於器身較一般箭鏃厚重，因此也可能是一件仿鯊魚牙形狀的飾品。其他還有骨鏢，成細長狀，一端磨成扁平的偏鋒鏢狀(圖 27，左二、左三)。骨針或簪，長度有 13 公分，徑寬 0.6 公分(圖 27，右一)。其他尖狀器，細長、徑圓，徑寬約 0.5-0.9 公分，長度 10 公分上下不等。



圖 27 (左往右)骨箭鏃、骨鏢、尖狀器、骨針或簪

尺骨尖狀器 1 件，長度 12 公分、寬度 2-4 公分、厚度 0.4 公分，器身扁平，屬於短錐狀刃(圖 28)。其功能上，有學者參考民族學標本，認為是紡織用具，也有人認為不是。裝飾品方面，有魚骨珠，利用魚的脊椎骨去刺、打磨錐體後，中央穿孔而成(圖 29)，另外也有用山豬牙磨製而成的墜飾。



圖 28 鹿尺骨打磨製成尖器



圖 29 魚脊椎骨製成骨珠

(4)琉璃珠

此處少見，幾乎只出自幼兒墓葬，有 13 件。藍綠色或湖水綠色，大小約 0.3~0.4 公分，孔徑 0.13~公分左右，略呈扁圓形(圖 30)。出土位置在人骨的胸前、下顎下方、頸椎下方等處，推測是頸飾或耳飾。然而其形狀不均質，有短、有長，孔也大小不一，有可能是製作中的殘次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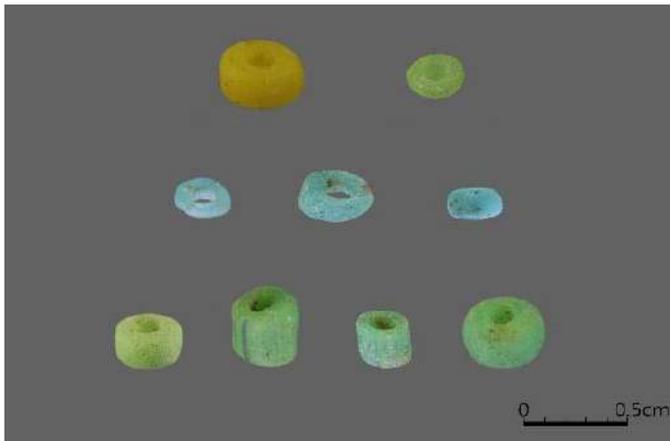


圖 30 琉璃珠，黃、藍、湖水綠色，形狀不甚均質

(5)自然遺留

包括動物骨、貝殼和碳化種實等，通常出自灰坑內，推測是史前人漁撈、獵捕、採集或栽培而得，因被食用或利用後棄置殘渣遺留遺址內。其中，貝殼遺留最少，動物骨牙遺留除了是食肉後的骨頭殘渣，也有些可能是製作骨器用的破片、骨材遺留，植物種子則可能是收穫栽培物和周邊野生植物的遺留。

動物骨遺留有豬、鹿、狗、魚類等，豬和鹿科動物常見下顎骨、齒和肢骨、趾骨、鹿角等，魚骨有椎骨、魚刺、頭骨等。獸骨都很殘破、碎片小件，骨質保存狀況尚可，少數有燒過的白化痕跡。主要出土區域在P07~P37 一帶灰坑中，和許多石核、石片等共伴出土。26 號灰坑出土一組幾乎完整的幼犬骨骼(圖 31)，看不出有刻意埋葬的現象，無法確定是否馴養。



圖 31 幼犬，近完整骨骼

貝殼出土數量很少，以編號 11、31、32 的灰坑內小區塊出現，其餘探坑未見。有牡蠣、蛤等，大小尺寸都小於 5 公分，殼質已白化嚴重。

碳化植物種實鑑定出有禾本科的栽培稻 (*Oryza sativa ssp.japonica*) 和粟 (*Setaria italica* (L.)) 的種子(圖 32)，豆科的豇豆屬 (*Vigna* sp.) 種子、酢漿草 (*Oxalis*

corniculata Linn.) 種子、杜英科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和楝科苦楝 (*Melia azedarach* Linn.) 的核果，共鑑定出 6 種植物(表 2)。

表 2 植物遺留鑑定結果與數量表

種屬鑑定結果	學名	部位	數量
稷稻	<i>Oryza sativa</i> subsp. <i>japonica</i>	種子、穎殼	211
粟	<i>Setaria italica</i> (L.) Beauvois.	種子、穎殼	344
杜英	<i>Elaeocarpus sylvestris</i> (Lour.) Poir.	種子	1
苦楝	<i>Melia azedarach</i> Linn.	種子	88
酢漿草	<i>Oxalis corniculata</i> Linn.	種子	1
豇豆屬	<i>Vigna</i> sp.	種子	65



圖 32 (上)粟(*Setaria italica*)，(下)栽培稻(*Oryza sativa*)

六、年代結果與推測

本次調查送了 8 件木炭樣本到美國Beta實驗室進行AMS定年分析，得到的定年資料整理如表 3。首先，樣本C25 取樣位置代表本遺址文化層最上層，深褐色土

層剛出現時的位置，也是本遺址文化層年代的下限，1300±30 B.P.。越往東邊、南邊的探坑，碳樣測年結果越古老，以樣本C19 的測年結果來看，碳樣取自P27NL7 屬於文化層當中的下層灰坑(編號 28)開口處，因此，這個地點的年代上限最早大約為 1660±30 B.P.，也就是說這個遺址利用的時間推估有 300~350 年左右。

樣本C07、C10 碳樣本取自調查區最西北角的P0 西牆灰坑(編號 11)的底層偏中心，這個灰坑開口處在黑色砂黏土層之下 10 公分開始出現，屬於偏上層的灰坑。樣本C20~C23 樣本都是取自調查區最東邊的探坑，其中C22、C23 兩者有壓疊打破的關係，後者年代數據 1540±30 B.P.，前者是 1590±30 B.P.。另一方面，C22 的取樣位置上方有一件橙色拍印紋飾陶器，或可作為推估這類型陶器相對年代的依據。

樣本C20、C21 的碳樣本取自P44N的M13 下方灰坑(編號 2)當中，這個灰坑應該是M13 的陪葬坑，如此一來，M13 墓葬的年代大約屬於 1610±30 B.P.。M13 墓葬附近，還出土 1 具成人，1 具幼兒，成人墓為仰身直肢葬，幼兒墓葬則側身微曲肢，且有陪葬琉璃珠頸飾。這一區墓葬出土高程較之西邊者低，或許這一區是屬於較早期的葬姿、葬式。

表 3 社口尾遺址碳十四測年結果表

編目號	種類	pit	layer	feature	location	C14-No.	Result	Calibrated Date
SKW2019-C07	碳粒	P0	L16		N:50 W:100 H:325	Beta - 521034	1460±30 BP	1398-1302cal BP
SKW2019-C10	碳粒	P0	L18	F1	碳 1, N:14、 W:25、 H:350	Beta - 521035	1460±30 BP	1398-1302cal BP
SKW2019-C19	碳粒	P27N	L7		N:100 W:148 H:230	Beta - 521038	1660±30 BP	1625-1520cal BP
SKW2019-C20	碳粒	P44N	L13	F1	M13 下方灰 坑	Beta - 551085	1610±30 BP	1558-1412cal BP
SKW2019-C21	碳粒	P44N	L13	F1	M13 下方灰 坑	Beta - 551086	1610±30 BP	1558-1412cal BP
SKW2019-C22	碳粒	P34N	L14	F2-1	H314,紋飾 陶下方	Beta - 551087	1590±30 BP	1544-1408cal BP
SKW2019-C23	碳化 植物	P34S	L16	F1	植物纖維片 N50-80,E52 ,H318	Beta-55 1148	1540±30 BP	1524-1362cal BP
SKW2019-C25	碳粒	P7E	L7		碳 3, N96,E14,H2 38	Beta-55 1089	1300±30 BP	1290-1180cal BP

七、分析與討論

(一)與中社遺址的關係

社口尾遺址和清水中社遺址兩者距離不足 1 公里(圖 33),視為廣義範圍的一部分,十分合理。清水中社遺址曾有過兩次較大型發掘調查,第一次在 1997 年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清水眷村附近的試掘計畫,1998 年出版發掘報告「臺中縣清水鎮清水遺址調查暨考古發掘報告」(何傳坤、劉克竑、陳浩維 1998),以下稱為「清水眷村地點」。第二次發掘在 2012 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鎮政路一帶的搶救發掘,2013 年出版「臺中市清水區鎮政路計畫道路路權範圍內市定遺址清水中社遺址考古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劉益昌 2013),以下簡稱「鎮政路地點」。這兩份報告是我們了解清水中社遺址層位現象的重要參考,由此來認識清水中社遺址出土遺物的文化歸屬、年代資料,以便對比本次調查的社口尾遺址層位和遺物現象,得以分析兩者間的相關性或早晚關係。



圖 33 社口尾遺址與中社地點、鎮政路地點的相對位置圖

1997 年清水眷村地點的發掘結果,根據報告中各層陶片數量統計的圖 5 (圖 34,左)來看,有「黑色陶年代早,灰陶、紅陶年代晚」的情形,配合陶片熱釋光測年數據,書中指出「年代分布情形可略分三期,1.最早為 2267B.P.、2370B.P.與營埔文化晚期相銜接,2.中期 1330-1690B.P.,與番仔園、山腳及龍泉村早期相當,3.晚期 450-772B.P.,與龍泉村及山仔腳遺址相當」(何傳坤、劉克竑、陳浩維 1998, p.52),這個說明似乎指出中社遺址有三個時期的文化層。然而用這樣

的測年結果得出遺址有三分期的說法，其實並不正確，因為這裡陶片熱釋光測年結果原本應該是用來說明相對應「層位」的年代，而不應該用三類陶測出的年代來解釋此遺址有三個時期的層位。特別是從其提供的表 15 來看（圖 34，右，*ibid.*, p.56），陶片熱釋光的測年結果對應到陶片的出土層位關係是混亂的，例如其中的黑色陶，L5 黑色陶的年代 2267B.P.，是早於L7 的 1675B.P.和L10 的 1690B.P.，甚至L7 出土的黑色陶年代和同層出土的灰色陶、橙色陶作出的 772B.P.和 604B.P.年代，相距超過 1000 年的情形。這樣的結果，只能說明L7 這個層位有混入早期的陶片，卻不一定就表示L7 的年代有這麼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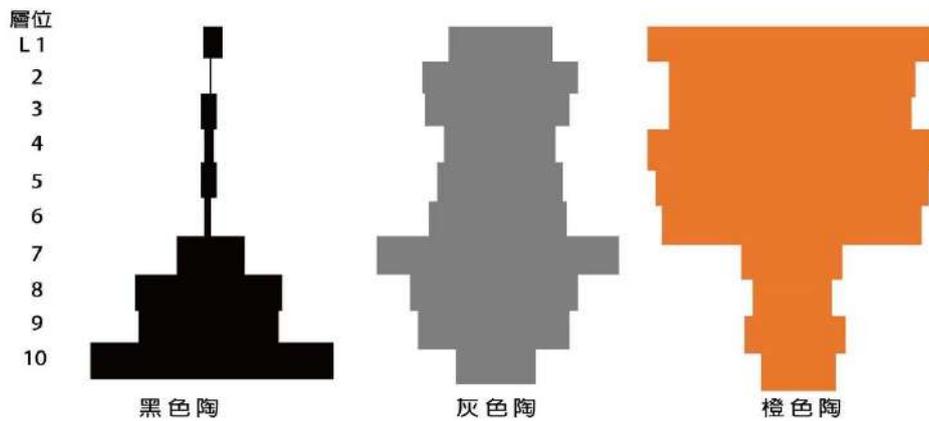


圖 34-1 引自「臺中縣清水鎮清水遺址調查暨考古發掘報告」（何傳坤、劉克竑、陳浩維 1998, p.28 圖 5）

清水遺址陶片熱釋光測年結果					
原始編號	坑位	層位	標本	年代數據	送件日期
CS-T17	SC		黑色陶	1330±100	1997.10.28
CS-T19	SC		灰色陶	490±40	1997.10.28
CS-T22	SC		橙色陶	450±30	1997.10.28
CS-T34	P4C	L2	橙色陶	506±40	1998.4.30
CS-T33	P4C	L4	灰色陶	473±40	1998.4.30
CS-T32	P4C	L7	橙色陶	604±50	1998.4.30
CS-T37	P4C	L7	灰色陶	772±60	1998.4.30
CS-T36	P4C	L7	黑色陶	1675±140	1998.4.30
CS-T31	P4C	L10	黑色陶	1690±140	1998.4.30
CS-T38	P4C	L5	黑色陶	2267±180	1998.4.30
CS-T35	P4C	L12	黑色陶	2370±190	1998.4.30

圖 34-2 重繪自 何傳坤、劉克竑、陳浩維 1998, p.56 之表 15

因此,如果要說明此遺址文化層的年代狀況,單從圖 34 右邊的表上數據來看,這個遺址最下層L12 的年代確實可能早到 2300B.P.,但是根據取自L7 的陶片樣本來看,無疑地混雜了兩組年代資料,一組 1600B.P.左右由黑色陶代表,一組在 600~700B.P.左右,由灰和橙色陶代表。這種結果,難免讓人懷疑,L7 是否有受到灰坑和墓葬打破現象的干擾,造成不同時期陶片的混入。從報告的圖 5 陶片排隊圖(圖 34,左)來看,L7 開始轉變為以灰陶為主,黑陶急遽變少,那麼可以推測的是灰陶是這層的代表陶器,則這件年代過早的黑陶可能就是混入的。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先將造成混亂的L5、L7 黑色陶測年結果忽略,重新來看的話,得出第一個文化層的年代應該是從L12~L10 或是L8,以黑色陶和灰色陶為主,年代為 1690B.P.~2370B.P.;第二個文化層大約是L7~L2,年代大約是 506B.P.~772B.P.,以灰色陶和橙色陶為主。

同報告中也提到,文化層在地表下 25 公分出土,有貝塚堆積,陶片密集,土層顏色為極深灰色;下方為深褐色土層,墓葬出在此層,文字記述為「墓葬M1 與 M2 都出現在本層之中,應是挖掘墓坑所形成……厚度大約 50 公分……本層也含有許多陶片和獸骨,密度遠不如文化層。(ibid.,p56)」;在往下層,就是不含遺物的黃泥層。從以上文字來看,出土在深褐色土層的墓葬其實是上方文化層向下挖掘打破;文化層之下的深褐色土層中也出土遺物,有可能表示此層也是另一個文化層,且文化層的遺物現象確實有擾動到下文化層的狀況存在。至此,可看出清水社遺址在當年的發掘,應該只有兩個文化層,則三分期的說法,如何對應到地層關係,報告中並無實際的資料佐證。

如果以上分析無誤的話,則清水眷村地點除了只出土兩個文化層之外,兩者間還存在有 700~1600B.P.的文化序列闕失,沒有在這個地點發現,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2012 年的鎮政路地點搶救發掘,範圍在清水眷村地點的北偏西一帶,由於調查面積較大,相對上獲得的資訊也更多。首先從報告中描述的層位現象來看,史前文化層位在地表下 25~40 公分左右,厚度有 50~70 公分,分成L3A和L3B兩層。L3A文化層為黑褐色土層,出土大量史前文物,以陶質較硬、摻砂少的鹿寮類型為主,現象常見打破到下層,而文化層上部應該已經被晚清-日治時期的活動所擾動;L3B文化層為暗灰黃和黃灰色土層雜紅褐色結核或斑塊,出土灰黑色陶器和石

器較多，墓葬向下打破生土層。下層生土層為紅褐色的L4A層及青灰色的L4B層。報告中，L3文化層發掘時以人工層位紀錄，層位代號為小寫的a~k，只是在表1分區層位對照表當中，每區發掘的L3a~L3k層如何對應到L3A、L3B兩個文化層則未有明確標示。為了瞭解人工發掘層位出土遺物和文化層的關係，筆者只能根據內文和圖片大致推測。首先，A區的L3A有10公分厚，可能相當於L3a，其餘L3b~L3g則為L3B的層位；B區的L3A有20公分厚，則相當於L3a~L3b，其餘L3c~L3i為L3B；C區的L3A較薄，因此L3a可能歸屬於L3B。D區從描述內可知，L3A相當於L3a，之後L3b~L3k都屬於L3B；E區則從圖片中所見土色推測，L3a應該屬於L3A，L3b以後到L3i都屬於L3B。依據以上整理的結果，來看報告中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圖35)，得知L3A文化層年代大約落在700~1000B.P.，L3B文化層大致為1000~1400B.P.。

序號	實驗室編號	材料	坑號	層位	現象	測定年代(B.P.)	校正年代(B.P.)	備註
CSCS-129	NTU-5767	木炭	T3P4-D	L3a	F6-L2	980±50	797-977	疑似陶窯上層區
CSCS-291	NTU-5769	木炭	T3P4-B	L3a	F6-L6	790±50	674-738	疑似陶窯下層區
CSCS-332	NTU-5765	木炭	T5P4-D	L3a	F8-L2	880±50	659-916	沼澤溝渠區
CSCS-262	NTU-5779	木炭	T2P2-B	L3d	M20-L1	1380±50	1274-1341	墓葬區
CSCS-510	NTU-5795	木炭	T15P1-D	L3a	F8-L3	690±50	641-681	沼澤現象
CSCS-699	NTU-5796	木炭	T19P0	L3b		1080±70	929-1061	
CSCS-524	NTU-5782	木炭	T15P3-A	L3d		1460±50	1307-1383	
CSCS-683	NTU-5764	木炭	T18P2-D	L3e		1360±60	1178-1351	
CSCS-885	NTU-5788	木炭	T23P1-A	L3h		1390±50	1280-1343	
CSCS-1132	NTU-5768	木炭	T52P0-C	L3h		1340±50	1172-1346	
CSCS-1492	Beta-352959	木炭	T014P2-A	L4	M70-L1	1510±30	1330-1410	墓葬區

圖35 引自2013年「臺中市清水區鎮政路計畫道路路權範圍內市定遺址清水中社遺址考古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劉益昌2013)，重繪自p.237之表3

由於鎮政路地點出土的文化層之下即為生土層，描述為陸相與水相沉積互層的現象，顯示出1400年前這裡仍是一個不穩定的近水環境。而報告中所言各發掘區生土層出現的陸相沉積主要偏南側、東側，這正好和清水眷村地點下文化層，以及本次發掘的社口尾地點的位置和年代吻合。就鎮政路地點、清水眷村地點、社口尾遺址三處的年代排序來看，清水眷村地點的下文化層距今1600~2300年前最早，之後是社口尾地點距今1300~1600年前次之，之後是鎮政路地點的L3B文化層距今1400~1000年前，之後是鎮政路地點的L3A文化層距今700~1000年，最後是清水眷村地點的上文化層，距今450~700年前，更晚還有一處最東邊的社口遺

址，年代大約距今 450~600 年前（年代資料表，請參見附錄）。

由以上的討論來看，我們可以合理的大膽假設，生活在清水中社遺址廣義範圍的史前人群，其實是隨著穩定的陸相環境形成變遷過程在移動。距今 2000 年前以來，原本在清水眷村一帶生活的人群，隨著水環境持續擴張，聚落曾往東移到社口尾一帶，而 1400 年前以後，由於陸相沉積逐漸往西邊形成，人群也隨之回到鎮政路、清水眷村一帶生活，直到更晚期，人群足跡更是遍及更內陸的社口附近(圖 33)。這樣的人類活動足跡移動，也間接說明了清水眷村、鎮政路一帶距今 1400~1600 年前這個階段文化層闕失的可能原因，以及社口尾遺址出現的意義。

(二)陶器組合與文化特色

本次調查後，確認社口尾遺址只有一個史前文化層，在 2014 年發現後，當年試掘調查成果內容有限，曾推測屬於鹿寮類型（李作婷 2015），然而經過這次深度的調查，從遺物類型和年代來看，應為番仔園文化中期，番仔園類型為主（李作婷 2020）。

這裡的陶器如前所述，以灰黑和褐色系的夾砂陶器為主。器類當中以短頸廣口圓腹圓底罐、撇唇敞口垂腹罐、高領大口罐、厚唇拍印紋圓底鉢，以及柱狀把覆碗形陶蓋及碗形帶穿鼻陶蓋等為主要器類組合。大多數陶器上沒有紋飾，少數有篋劃紋，或頸部有壓印直條暗紋，再來就是橙色圓底鉢上的各種拍印紋飾，以魚骨紋或羽狀紋、籃紋和條紋為主。由於這個文化層作為清水平原上距今 1300~1600 年前番仔園文化的代表，也因此整理陶片的同時，也希望將這個階段陶器類型的變化更細緻的歸納出來。

從具有上下壓疊關係的灰坑當中，目前完成整理的陶片資料來看，拍印紋圓底鉢是偏下層灰坑才出土的器形，主要出土在 P07~P27 和 P34 的下層灰坑（編號 19、20、31、32、28），P34N 灰坑(編號 4)拍印紋陶片下碳樣的碳十四定年結果為 1590 ± 30 B.P.。共伴出土的其他器形有黑色和褐色的短頸廣口罐，以及褐色的敞口垂腹罐。對比較上層的灰坑，例如 P0F1 的編號 11 號灰坑，當中出土的罐形器形態朝向高領短腹型演變，而且共伴出土有高領斂唇罐的器形。這裡出土的高領斂唇罐和福田里遺址報告當中的 P1 探坑出土的斂口灰陶類似(何傳坤、屈慧麗 2000，圖 13 之(1)，p.40)。福田里遺址報告中指出該遺址有兩個文化層，從較高處 P2 探坑底層陶片熱釋光測年得 1300~1500B.P.，低處的 P8 探坑陶片熱釋光測年得 700~

800B.P.，以及碳十四定年得 600B.P.(*ibid.*，p.23)。由此來看，該遺址較高處的文化層年代較早，低處的文化層較晚；而高領斂唇罐出自高處的P1 探坑，如此一來，年代可以參考P2 探坑的測年結果，則大致和社口尾地點P0F1 相近。

距今 1300-1600 年前的番仔園文化中期遺址，與營埔文化晚期的遺址疑似在時間上有所重疊。以筆者 2018 年發掘的牛埔遺址為例，其上部的營埔文化層碳十四定年結果落在 1450~1590B.P.，這也就是說，兩文化人群曾共存在中部海岸到大肚台地西南端、八卦台地東北側等範圍。然而，究竟在這個期間，兩個文化的遺物群之間差異或相關性如何說明？筆者在 2018 年的牛埔遺址報告書中寫道，「外翻敞口長頸垂肩罐為多……營埔文化特色的盤口罐……以及有較多的石鏟和網墜」（李作婷 2018，p.50）；另外當時筆者也注意到有很具特色的高領弧頸斂唇罐(圖 36，左)和帶突弦紋口緣等也很常出現，整體陶器以灰黑陶為主，褐色為次。

由此來看，番仔園文化和營埔文化確實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例如在石器組成，整體灰黑陶比例等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從幾個陶器類型上，仍有幾處可見的相關性，例如牛埔遺址的「外翻敞口長頸垂肩罐」，類似於社口尾遺址下層灰坑出土的撇唇敞口垂腹罐(參見圖 20)。以及社口尾遺址的高領斂唇罐(圖 36，右)，也疑似是牛埔遺址的「高領弧頸斂唇罐」，在弧頸逐漸縮小後，演變而來。如此看來，番仔園文化早中期和營埔文化間，在陶器器形上，仍有一部分連續變化關係存在的可能性。至於是承續或地域間的接觸、交流，值得未來繼續深入研究。



圖 36 (左)牛埔遺址高領弧頸罐，(右)社口尾遺址高領斂唇罐

(三)墓葬現象中未成年個體的死因

為了瞭解骨質標本的保存狀況，以擬定合適的修復計畫，修復師除了將標本

做切片，進行電子顯微鏡觀察，也做了X光攝影，更進一步做了 3D斷層掃描。這些資料可以幫助修復師確認人骨的埋藏環境、微痕的成因等等(張志戎、GORDON、李作婷 2022)。在X光影像和 3D斷層掃描影像中，清楚可見編號M07、M08 兩具幼兒的脛骨端，都出現了多道平行的線狀痕跡，屬於生長停滯線(Harris lines)。有的說法認為，當骨骼出現發育的干擾，例如營養不良，無法順利生長的骨質就會形成密度不一的線狀痕跡(Nowak, O., Piontek, J. 2002)，近來也有認為是感染、關節炎、兒虐等因素引起的說法(Andrew, G., Nicholas, G. 2022)。這項訊息，讓我們有了許多的猜想。由於社口尾遺址當中出土的幼兒及兒童墓葬比例偏高，令人不禁思考其死亡原因究竟為何?根據harris lines的出現，如果骨質生長的干擾因素，是因為環境中的資源獲取壓力，也就是小孩子常常吃不飽，或是飢荒的發生，造成營養不良，引起生長停滯，甚至死亡，如此一來，似乎也是一個幼兒早夭的可能解釋。透過這個發現，提供了我們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包括針對遺址出土的動植物生態遺留，土壤矽酸體、牙結石澱粉粒分析(圖 37)等等。將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社口尾遺址居民的飲食結構與食物資源的狀況。另外，病理方面的調查，也可以是我們探討幼兒死因的另一個面向。



圖 37 M08 牙結石狀況

八、結語

本次搶救計畫出土的史前遺物和現象顯示，社口尾遺址是一處距今 1180-1625cal BP 年前番仔園文化史前人群長期佔居的生活地點。文化層中除了一般生活遺留的各種灰坑，還有墓葬、燒煮和製作骨器的工作地點，是一處功能完整的史前聚落的一部分。這次的發掘成果，幫助我們更全面的了解番仔園文化人，特別是番仔園類型時期，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各個面向。再者，此處的番仔園文化層正好是過去清水中社遺址清水眷村地點及鎮政路地點，以及社口遺址都未發現的

文化階段。是我們了解清水平原上番仔園文化整體性，不可或缺的一環，也說明了社口尾遺址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

鐵器時代番仔園文化早中期階段，正是中部地區史前文化大放異彩的階段；臺中的海岸平原、盆地內、大肚台地南邊、八卦台地東坡等，都出現了同時期卻文化內涵多樣的史前文化。從營埔遺址、惠來里遺址、牛埔遺址等的調查結果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被歸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營埔文化的晚期階段，在時間上和番仔園文化早中期有所重疊。這個時期的史前文化，今後對於我們要探討中部地區距今 1500-2000 年間，以及海岸和盆地內番仔園文化的不同發展，都可以提供更豐富的線索。

致 謝

感謝科博館考古隊助理人員及發掘人員，辛苦執行發掘工作並協助室內標本整理。感謝人類學組同仁曾美華及林德牧的支援與協助。感謝本館陳彥君博士協助動物骨骼鑑定，感謝清華大學邱鴻霖博士團隊協助人骨鑑定與整飭。感謝 Gordon Turner-Walker 博士、張志戎小姐協助人骨及陶器標本修復與整飭，以及協助電顯、X光拍攝與切片。感謝 111 年暑期實習生南藝大巫宜玲、蔡煜凡、雲科大古悅伶同學，協助陶器修復。最後感謝歷次審查委員專家的意見與指教。

參考書目

Andrew Georgiadis, Nicholas Gannon

2022 “Park-Harris Lin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30(23):p e1483-e1494, December 1, 2022. | DOI: 10.5435/JAAOS-D-22-00515.

Oskar Nowak, Janusz Piontek

2002 “The frequency of appearance of transverse (Harris) lines in the tibia in relationship to age at death”. *Ann Hum Biol* 29:314–325.

何信昌、陳勉銘

2000《臺灣地質圖說明書 圖幅第二十四號：臺中》。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何傳坤、屈慧麗

2000《彰化縣彰化市福田里遺址調查暨考古發掘報告》。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何傳坤、劉克竑、陳浩維

1998《臺中縣清水鎮清水遺址調查暨考古發掘報告》。行政院文建會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李作婷

2015《臺中市清水區銀聯二村-中社遺址發掘計畫期末報告書》。臺中市建設局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李作婷

2018《彰化縣列冊考古遺址-牛埔遺址監管暨考古試掘探勘評估計畫 期末報告書》。彰化縣文化局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李作婷

2020《清水中社社口尾地點搶救考古發掘計畫-台電 939 地號開發案之搶救考古-》。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執行。

林朝榮

1957《台灣地形》。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清水區公所

2013《重修清水鎮志》。pp.25-27，臺中:清水區公所。

張志戎、Gordon Turner-Walker、李作婷

2022〈清水社口尾遺址出土幼兒骨骼修護與微痕研究〉。海報發表於《2022 臺灣考古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22.09.24、25，臺南:史前館南科考古館。

陳瑤塘主編

1998《清水鎮志增編本》。台中:清水鎮公所。

黃朝恩

1989《重修臺灣省通誌:2卷，土地志地形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益昌、黃正璋

2008《臺中縣「清水中社遺址」文化內涵與分布範圍調查研究計畫(第一期)》。臺中縣文化局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劉益昌

2013《臺中市清水區鎮政路計畫道路路權範圍內市定遺址清水中社遺址考古搶救發掘計畫成果報告》。臺中市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附錄：清水中社與社口尾遺址年代表

樣本編號	坑位	層位	標本	測定年代(B.P.)	出處
CS-T22	SC		橙色陶	450±30	何、劉、陳1998
CS-T33	P4C	L4	灰色陶	473±40	何、劉、陳1998
CS-T19	SC		灰色陶	490±40	何、劉、陳1998
CS-T34	P4C	L2	橙色陶	506±40	何、劉、陳1998
CS-T32	P4C	L7	橙色陶	604±50	何、劉、陳1998
CSCS-510	T15P1-D	L3a	木炭	690±50	劉2013
CS-T37	P4C	L7	灰色陶	772±60	何、劉、陳1998
CSCS-291	T3P4-B	L3a	木炭	790±50	劉2013
CSCS-332	T5P4-D	L3a	木炭	880±50	劉2013
CSCS-129	T3P4-D	L3a	木炭	980±50	劉2013
CSCS-699	T19P0	L3b	木炭	1080±70	劉2013
SKW2019-C25	P7E	L7	碳粒	1300±30 BP	李2020
CS-T17	SC		黑色陶	1330±100	何、劉、陳1998
CSCS-1132	T52P0-C	L3h	木炭	1340±50	劉2013
CSCS-683	T18P2-D	L3e	木炭	1360±60	劉2013
CSCS-262	T2P2-B	L3d	木炭	1380±50	劉2013
CSCS-885	T23P1-A	L3h	木炭	1390±50	劉2013
SKW2019-C07	P0	L16	碳粒	1460±30 BP	李2020
SKW2019-C10	P0	L18	碳粒	1460±30 BP	李2020
CSCS-524	T15P3-A	L3d	木炭	1460±50	劉2013
CSCS-1492	T014P2-A	L4	木炭	1510±30	劉2013
SKW2019-C23	P34S	L16	碳化植物	1540±30 BP	李2020
SKW2019-C22	P34N	L14	碳粒	1590±30 BP	李2020
SKW2019-C21	P44N	L13	碳粒	1610±30 BP	李2020
SKW2019-C20	P44N	L13	碳粒	1610±30 BP	李2020
SKW2019-C19	P27N	L7	碳粒	1660±30 BP	李2020
CS-T36	P4C	L7	黑色陶	1675±140	何、劉、陳1998
CS-T31	P4C	L10	黑色陶	1690±140	何、劉、陳1998
CS-T38	P4C	L5	黑色陶	2267±180	何、劉、陳1998
CS-T35	P4C	L12	黑色陶	2370±190	何、劉、陳1998

A Brief Report on New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t Shekouwei Site, Qingshu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Tsuo-ting Lee*

Abstract

Shekouwei Site is an archaeological site located at the Qingshui Plain in Qingshui District, Taichung City. It belongs to the Fantzuyuan Culture, same as the Qingshui Zhongshe Site. The site is located in Yinlian Second Village, formerly a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of the Air Force. In 2014,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greening of the village hosted by the Construction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he site hidden underground was unearthed. The scope of the Shekouwei Site is mainly in Yinlian Second Village, and it is nearly 600 meters away from Qingshui Zhongshe site on the north side, with Qingshui Junior High School, Jian-Guo Elementary School, Seaport Art Center in between. Current investigation on the Shekouwei Site is undoubtedly an extension of the living area of the Qingshui Zhongshe Site,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ion report in 2009 and 2012 as well as the report on Jian-Guo Elementary School in 2023. In 2019, as Taipower Company planned to construct a building on Lot No. 939 at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Shekouwei Site and thus entrusted the museum to conduct a salvage excavation operation, we had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ite.

Among the results of this investigation, three cultural strata from the Iron Ag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period were unearthed, and a total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were obtained. The Iron Age cultural stratum is the best preserved, while most strata

* Assistant Curator,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tsuoting46@nmns.edu.tw

were eradicated or disturbed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Iron Age culture unearthed here is the Fantzuyuan Culture. Based on the radiometric dating results, it belongs to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Fantzuyuan Culture, about 1,350-1,700 years ago. A large amount of potteries, stone tools, bone tools, and fragments were found in the ash pit, along with carbonized rice and millet. From the types of potteries unearthed, it was observed that it might have cultural continuity from Yingpu Culture. For example, typical utensils of Yingpu Culture, such as open-mouthed hanging-belly jars and high-collared lipped jars, were unearthed here. Only the shape of the utensils is slightly different.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burial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ypical burial in the pose of extended prone in Fantzuyuan Culture. Besides that almost all adult burials here are in the pose of sideways with their lower limbs slightly bent, there is usually a pile of pottery jar fragments and stones underneath the skeletons, which is suspected to be a burial pit. Another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tombs unearthed is relatively high for infants and children, and custom of burying them with glass beads is observed. With the X-ray scanning and 3D tomography on the children's bones, growth arrest lines were also observed at the ends of the limb bones, which may be used as clues to speculate on the cause of death. In addition, the large number of cracked animal bones, grinding stones, and distinctive bone tools found here are also evidence of the processing of bone horn tools at this site.

Final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ekouwei Site and the Qingshui Zhongshe Site, through discussions of age and stratigraphy, it was deduced that the prehistoric people on the Qingshui Plain may have been living here since 450-2,700 years ago,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estrial environment, settlement accumulations of different periods were formed on the plains. For example, 2,000 years ago, people who originally lived in Qingshui Zhongshe site moved eastward to Shekouwei as the water environment continued to expand. 1,400 years ago, due to the gradual westward mov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sedimentation, the crowds also returned to live in the area of Zhenzheng Road area near by Qingshui Zhongshe site. It's only until a later period that their footprints spread further inland and east, near Shekou villige. Such movements of the

footprints of human activities also indirectly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tes of Qingshui Zhongshe site and Shekouwei.

As a link of the Qingshui Zhongshe in a broader sense, the Shekouwei Site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rehistoric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Qingshui Plain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nziyuan culture.

Keywords: Fanzuyuan Culture, Fanzuyuan Type, Ancient Burial, Qingshui Zhongshe Site